



百花唱本

16



追 驴

(豫剧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百花唱本 (16)
追 駱(豫劇)
改編 周 珉
舞台設計圖 韓淑芳

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6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数 5/8 字数 14,000

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7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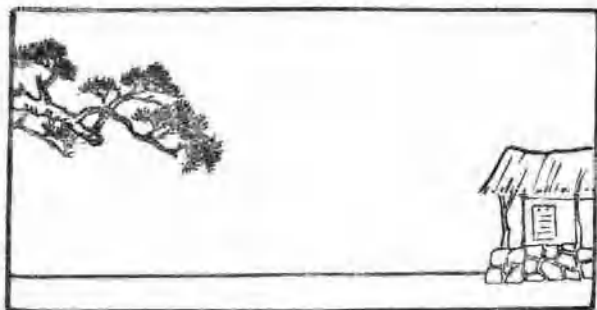
統一書号: T10151·369

定价: 0.06 元

追 驴 (豫剧)

周 珉 改编

人 物 李老汉 李老汉妻 队长



〔李妻上。〕

李 妻 (唱) 小喜鹊，叫唧唧儿，叫的我嘴笑心里喜儿；
刚才得个大喜信儿，前去告诉老头子儿。
老头子儿，怪积极儿，他在队里管毛驴儿，
起五更，爬半夜，不知饱来不知饥儿。
心里喜，脚步紧儿，眼前来到了驴棚里儿。
驴棚里，可有人儿？

〔李老汉上。〕

李老汉 (唱) 又是谁来借毛驴儿？
走出棚，抬头看，哟！原来是我老婆子儿！
今天太阳从西出，哪阵风把你吹这里儿，

什么事喜的直咧嘴儿？穿上新鞋换新衣儿！

李 妻 喜事，大喜！

李老汉 喜事？哪来的喜？快说说！

李 妻 (唱)我要把喜事告诉你，喜的你能双脚不着地儿。

上次选你去开会儿，喜的你一夜没合眼皮儿；

月初下头小毛驴儿，喜的你三天不知饥儿！

李老汉 那我该上天啦！

李 妻 (唱)你今天听见这喜事儿，能喜爆你那老肚皮儿。

李老汉 我现在不是喜，是急！你再不说，我的肚子急也就急爆啦！

李 妻 (唱)你伸着脖，支着耳儿，拉着架子听喜信儿。

咱闺女，添小子儿，

老头子！

李老汉 哎！

李 妻 (唱)你说这事喜不喜儿？

李老汉 喜！大喜！

李 妻 (唱)我想看，小外孙儿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儿？

李老汉 同意，一百个同意！

(唱)豆大点事也请示，咱又不是上下级儿！

老婆子！

李 妻 哎！

李老汉 (唱)你去住上三五日，家里不用你操心儿。

李 妻 (唱)我不能拍着巴掌看外孙儿，咱也要按着老规矩儿：

买上一个花兜兜，再买几样小玩具儿；

虎头帽，买一顶，新鞋新袜买两双儿。

老头子！

李老汉 哎！（从腰中掏出一叠钱，给妻）

（唱）我这还有几块钱，再买几样好东西儿。

老婆子！

李 妻 哎！

李老汉 （唱）红砂糖，秤二斤儿，给咱闺女补身子儿。

李 妻 （唱）等闺女，满月子儿，接她来家住几天儿。

李老汉 （唱）接闺女，请女婿儿，还有咱那小外孙儿。

李 妻 （唱）剁馅子儿，包饺子儿，炒鸡蛋，嫩小鸡儿；

请来东街她三姨儿，搬来西街她二姨儿

再请书记和队长，还有会计李双喜儿！

李老汉 （唱）要去看，快动身儿，别在这里磨时辰儿。

你腿又有风湿病，走起路来不得劲儿。

去的马利，回来的快，免得叫我挂在心儿。

李 妻 （唱）来回不到三十里儿，返回顶多日平西儿。

（李妻往驴棚走，李老汉拦住。）

李老汉 （唱）把你喜的转了向，驴棚里那有咱闺女儿。

李 妻 （唱）今天不想动脚板，我想骑头小毛驴儿。

不骑毛驴用步撵，累散了我这骨架子儿。

李老汉 （唱）你无事儿不下乡，闹了半天是借毛驴儿！

李 妻 （唱）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又报喜来又借驴儿。

李老汉 （唱）张开嘴巴看见心，我就知你要借驴儿。

要借驴就借驴，还用得着拐八八六十四个弯子！

李 妻 （唱）你真是眼里有秤知分量，肚里有尺会量人儿。

我这里还没敲锣鼓，你就知唱的什么戏儿。

知道我要借驴，还不赶快牵出来！（边说边向驴棚走去）

李老汉 （拦住）哎哎哎，驴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借！

李 妻 咋啦！驴是队里的，我是社员，别人可以借，我为

什么不可以借？

李老汉 可以。

李 妻 那就别费话啦！（又要去牵驴，老汉又拦住）

李老汉 可以是可以，只是有一条……

李 妻 老东西没正经，驴都是论头，那有论条的！我有一头就够啦！（又要去拉驴，仍被李老汉拦住）

李老汉 我说的是一个条件！

李 妻 哟——水仙不开花，你装的哪头子蒜！借个小小毛驴还有条件？

李老汉 嗯，有条件！家有家法，铺有铺规。别看驴棚小，就是规矩严！

李 妻 什么条件快说吧。

李老汉 你来看——（指驴棚上的标语）

李 妻 （走近看）黑压压的，写的是啥？

李老汉 听我告诉你吧！

（唱）队里立下新规矩儿，按照规矩来借驴儿。

李 妻 什么规矩？

李老汉 第一，队里无活，第二，驴没有病。如果够上这两条，社员有特殊情况可以借驴，但必须队长亲自批条子。懂了吧？

李 妻 （想了一下）特……殊……情况……

（唱）咱闺女头次生孩子儿，我又是头次来情驴儿；
我的腿又有风湿病，这算不算特殊事儿？

李老汉 （唱）按情况你算特殊事儿，队里没活不用驴儿，
来早不如来的巧，驴棚还有两头驴儿。
黑驴欢蹦没有病，白驴身上磨破皮儿。
白驴有病要休息儿，要借只能借黑驴儿。

老婆子！

李 妻 哎！

李老汉 （唱）万事俱备欠东风，缺少队长批条子儿。

李 妻 这么麻烦？

李老汉 对了，按章办事！

李 妻 扫帚顶门，头头可不少。

李老汉 这是手续。

李 妻 （唱）论什么按章办事要手续，你也得机动灵活来办事儿；

算盘珠子往里打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儿。

别人借驴要条子儿，一家人还论啥规矩儿！

布儿穿破才是衣儿，人儿老了才是妻，

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看在老夫老妻这一份儿！

老头子！

李老汉 咋？

李 妻 （唱）平常你也很疼我，今天能不能开后门儿？

你那胳膊抬一抬，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儿。

李老汉 什么？开后门？

李 妻 只一次，神不知鬼不晓的，怕什么？

李老汉 不行，我不能调虎离山给人踢！

李 妻 要是别人知道了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！快牵驴去！

李老汉 好大的口气！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！

（唱）猪八戒伸腰打哈欠，好意思张开那臭嘴儿。

今天脑袋搬家，我也不能开后门儿。

李 妻 （唱）你今天吃了土枪药，一张嘴你就带着刺儿。

恶语伤人六月寒，良言一句三冬温，

借不借的两商榷儿，动不动的摔脸子儿！

還沒吃上三天素，就想到西天去成神兒。

你要官僚回家要，我可不受你那一份兒！

李老汉 好好好！怨我說話沒分量，給你賠個禮吧！（鞠躬）

（唱）我給你鞠躬賠個禮，全怨我說話沒根底兒；

我不該拿着和尚當禿子打，冷言冷語傷了你的
心兒。

老婆子！

李 妻 ……（生氣。轉身不理）

李老汉 （唱）我給你當個諸葛亮，快去找隊長批條子兒。

李 妻 （唱）批條子就去批條子兒，不要拿隊長吓唬人兒；

門神不怕老天尊，有理該闖南天門兒！

你裝的什麼老正經，你裝的什麼包黑子兒，

這真是木匠家裡沒凳坐，裁縫身上沒有衣兒，

丈夫隊里當驢倌，妻子出門騎雙腿兒！

老東西！

李老汉 咋？

李 妻 （唱）我去找隊長批條子兒，你可要給我留着驢兒。

李老汉 （唱）只要有隊長的條子在，保證給你小黑驢兒。

李 妻 （唱）批來條子不給驢兒，我騎着你去看閨女兒！

（欲下）

李老汉 慢走。見了隊長，你順便告訴他，小白驢有病了。

李 妻 哎！（下）

（幕後聲：杜大爷，大隊在公社買了幾百斤化肥，叫各個生產隊自己去運，要牽驢去馱，有沒有驢呀？

李老汉 （旁白）哎呀，糟糕！這小黑驢要牽去運化肥，等會俺孩她娘要是批條子來，再沒有驢給她，這可怎麼得了哇！（想了一下）咳！我也太糊塗了！

(唱)个人主义又作怪，背地里怕起老婆子儿，
拉化肥本是集体事儿，理应叫他牵走驴儿。

(幕后声：杜大爷，到底有没有驴呀？)

李老汉 有——有哇！(看看妻没来)你牵那头小黑驴，快——牵着驴从驴棚后边转着走！(下)

(李妻手拿纸条子。

李 妻 (唱)借毛驴还要批条子儿，鸡蛋缝里来挑刺儿。
耽擱我去看闺女，
老头子！

(内：哎，来了——李老汉上。

李 妻 (唱)批来条子快给驴儿。

(老汉接过条子，看。

李 妻 你叫谁骗怕了？这黑字写在白纸上，还能是假的不成！

李老汉 正月十五卖门神，你晚来了一步！

李 妻 怎么！你又要变卦？

李老汉 (唱)生产队要去拉化肥儿，刚刚牵走小黑驴儿。

事事咱要为集体儿，你用步撵看闺女。

李 妻 你真是躺着说话不腰痛，你不知道我腿有风湿病，不能走远路吗？我不信，老东西，不知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！我要进去看看。(下)

李老汉 (唱)事情不巧不成书，她出来一定发脾气儿。

(李妻生气地上。

李 妻 老东西，你把小黑驴藏哪去啦？快说！

李老汉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！我不是告诉你，去拉化肥了吗？你不信，我又不能强迫你信。那么个大个驴，我能把它藏到哪里！这又不是一根针两根线的。

李 妻 我不怕你藏！

(唱)躲掉城隍躲不掉庙，跑了張三拿李四来垫底儿；

你能藏起小黑驴儿，我就得骑小白驴儿！

老东西猴点子就是多，他满肚子全是鬼儿。

交出黑驴两拉倒，若不然快快牵出小白驴儿！

(气呼呼去牵驴，李老汉急拦住)

李老汉 对不起！小白驴是病号，医师批准它休息三天！

李 妻 大病克服，小病坚持，没关系！（又要去牵驴，李老汉站个大字）

李老汉 不行！我說話釘是釘，錘是錘，說不行就是不行。

李 妻 你說話頂真，为什么批来条子还不給驴？

口：口中說說如風吹儿，沒梢沒本沒有根儿；

今天紙筆定乾坤，你休想賴掉这一份儿。

地凭文书官凭印，我就凭队长批的这条子儿，

有条子就得給我驴儿，我不管休息不休息儿！

李老汉 你別得理不让人啦！

(唱)你走后情况有变化，別拿条子来逼人儿，

黑驴有任务已出去，又不是跟你变把戏儿，

巧女做不出无米飯，我又不能下小驴儿！

老婆子！

李 妻 老东西！

李老汉 (唱)你今天回家去歇一天儿，明天再来騎毛驴儿。

說一句儿，算一句儿，板上釘釘决不騙人儿。

李 妻 (唱)你的嘴上两張皮儿，翻来复去都有理儿。

張家借驴推麦子儿，李家借驴去赶集儿；

左邻借驴赶庙会儿，右舍借驴走亲戚儿；

別人借驴沒章程，我来借驴立規矩儿。

你全是鸡蛋打豆腐，欺軟怕硬，針眼縫里來看人兒。

說一千，道一万，有条子我就要騎毛驴兒！

（上去扯李老汉，李老汉甩开）

李老汉 （唱）你真是驢頭脾氣牛腳脛，張嘴閉口有条子兒！

你有条子你就去，騎着条子看閨女兒！

若不然我去請个假，馱着你去走亲戚兒！

李 妻 （唱）你不要張嘴就占三分理兒，閉口就想壓倒人兒；

你敢馱我我就敢騎，走！馱着我去走亲戚兒！

（李妻上去拉住李老汉，二人拉鋸。這時，驢棚傳來驢蹄搗地聲。李老汉聳耳听。）

李老汉 慢着！說話不能耽誤正事，教育你不能影响工作！

李 妻 怎么，你還要教育我？

李老汉 好好好，不是教育，是說服！反正都是一樣，何必吹毛求疵呢？

（又傳來驢蹄搗地聲。李老汉雙手裹嘴，做个口技。驢蹄搗地聲止。）

李老汉 好了，別发牢騷，馬上就来！

李 妻 你說誰发牢騷？（上去拉住李老汉）

李老汉 驢槽沒料了！小白驢在发牢騷。你沒听見驢蹄子在一個勁地搗地嗎？（甩開妻手）对不起！請你先在這等等，我還要上對門拿点料喂驢，等回來再給你进行教……好，就算打通思想吧！（从上場門下）

李 妻 （自言自語）小黑驢借出去了？我才不信呢！還沒一袋烟的工夫，那能这样快！還不知要的什么鬼把戏呢！我再去找找。（下）

（牽小白驢上，做虚拟動作。）

李 妻 老東西說小白驢身上磨破皮不能騎，就磨破銅錢這

么大点皮怕什么！不能骑？鬼話！說的說，听的听，老鼠不听猫念經！（拍驴）走！驮着我去走亲戚！（又拍驴）走！（驴又蹦又踢，差点把李妻带倒。李妻急用手撫摸驴身）別上火，到俺闺女家，喂你好料吃。（驴听使喚）人家說，驴要順毛撫摸，一点不假。

（唱）他有他的关門法，我有我的跳牆計儿；

要听他那鬼画符，今天別想看闺女儿。

翻身騎上小白驴儿，（上驴，拍驴蹄）

啊！走！

驮着我去走亲戚儿。

小驴小驴快点跑，（跑圓場）你主人看見定不依儿。

騎着小驴奔大道……（打驴。下）

（李老汉端料上。）

李老汉 （唱）端来草料喂小驴儿。

光顾和你磨嘴皮儿，餓的小驴发脾气儿。（看看无人）

怎么，回家啦？好！狗吃鱔魚，回过味来啦！（端料从下场門下，又空手上）

哎呀！这个老糊塗虫，真是无組織无紀律，偷偷把小白驴牵跑了：这不是胡鬧嗎！（想了一下）不行！小白驴有病，又空着肚子，不能让她騎，我要去追，追！

（唱）驴棚沒了小白驴儿，心冒火来肚里气儿；

公共财产不爱惜，个人主义不顾集体儿。

离了驴棚奔大道……（下）



〔李妻骑驴上。圆场。〕

李 妻 （唱）我上了大道奔正西儿。

毛驴嚼嚼跑的快，毛驴跑起甩后蹄儿；

毛驴毛驴快快跑，伸出拳头打毛驴儿。

毛驴跑起一溜风……（打驴下）

〔李老汉上。圆场。〕

李老汉 （唱）追的我腰痛又酸腿儿。

追追追，追毛驴儿——上了大道奔正西儿，

一人骑驴前边跑，驴蹄嚼嚼踏我心儿。

毛驴有病没吃料，这可不是小问题儿。

喂——站住——站住——快站住——

（唱）站住有事来商议……（边喊边下）

〔李妻打驴上，圆场。〕

李 妻 （唱）老东西后边来追驴儿。

哎呀，不好！这老东西追上来啦！

（唱）你没有好事来商议儿，空城计只能用一回儿。

毛驴毛驴快快跑，伸出拳头打毛驴儿。

毛驴嚼嚼跑的快，累的呼呼喘粗气儿。
我在前边骑驴跑，他来追赶用双腿儿。
他用腿儿，我骑驴儿，疼的我心里似扎针儿！
我有心下驴劝回老头子儿，又怕他蛮横无理牵
走驴儿；
我有心狠狠打驴快点跑，又疼毛驴又疼老头子
儿。

咬咬牙，狠狠心儿，再伸拳头打毛驴儿。
嚼！快！走！（打驴。回头喊）老东西！你追不上，快回
去吧！

别累坏了老身子儿……

（李老汉上。二人跑圆场。）

李老汉 （唱）跑不掉你这老狐狸儿。

你不要黄狼拜鸡假慈悲儿，我这里长的飞毛腿
儿！

追追追，追毛驴儿，那怕追到日平西儿，（擦
汗。看）

越追越远追不上……（边追边脱棉袄）

李 妻 （唱）想追上除非坐飞机儿。

小驴小驴快点跑，累坏了你这老东西儿。

不是我肚里没长心儿，你这是自搬砖头砸自己
儿，

你不到黄河不死心儿，鸡孵鸭子费心机儿。

快回去吧！

李老汉 你跑不了！

李 妻 你追不上！

李老汉 （突然想起）哎呀，我真越追越糊涂！（用手打头）

(唱)光知用腿追毛驴儿，忘記对驴使口技儿。(用手

裹嘴，吹个口技，驴停，李妻打驴，驴打旋轉)

李 妻 哎呀糟了，这老东西耍的什么戏法！(打驴)走！走！

(驴回头走)哎呀！这驴怎么往回走啦！

(李老汉跑上前去，把妻拉下驴。

李 妻 老东西，你想干什么？

李老汉 干什么？你犯錯誤啦！快回去給我好好檢討！

李 妻 說大話不怕閃掉舌头！(上去牽住系驴繩)你說，让騎不
让騎？

李老汉 不让！

李 妻 你敢再說一句？

李老汉 不让！不让！就是不讓！

李 妻 (手松系驴繩)好！你这个沒良心的老东西！

(唱)你真是打春蘿卜沒了心儿，欺負我孤苦伶仃老
婆子儿。

一碗凉水看到底儿，我把你看的透透的儿。

自从你当上小驴倌，家里不見你的影儿。

張口驴儿，閉口驴儿，吃飯嘴里嚼着驴儿，

喝水口里吞着驴儿，走路嗓子哼着驴儿，

睡觉做梦喊着驴儿，睜眼就看見小毛驴儿！

驴是你的心肝肉，你和毛驴結亲戚儿。

俺起早爬晚侍候你，你三天两头鬧脾气儿。

你手撫心口想一想，那一点你能对起人儿！

李老汉 (唱)你說这話沒道理儿，这不是咱家过日子儿。

咱們俩一个鍋里磨勺子儿，你多我少沒关系儿！

反正是面条烂了在鍋里儿，猪头烂了在湯里儿。

今天这是集体事儿，咱不能差上一毫和一厘儿！

鑊刀口兒朝里卷，咱要和公社一條心兒。

喇叭是銅鑊是鐵，對公社不能摻假心兒。

李 妻 (唱) 這些道理不稀奇，這件事本來我有理兒。

小毛驢借不借的情義在，為什麼偷偷摸摸藏小驢兒？

你老老實實快回去，我不跟你磨嘴皮兒。

李老汉 (唱) 你真是個鐵石人兒，好話歹話全不知兒；

你真是拿着六點當老么，我啥時候藏毛驢兒！

這制度本是大伙定，咱不能帶頭犯規矩兒。

要是都像你這樣，那還叫個啥集體兒！

李 妻 (唱) 你說的話也在理兒，咱應該帶頭守規矩兒；

我又不是搶來又不是奪，我有隊長批的這條子兒。

你拿制度要着玩儿，我還守的啥規矩兒！

你要是痛痛快快交出驢兒，那還有這些羅哩羅嗦事兒。

李老汉 算了，我和你說不通，走！你快跟我回去！

李 妻 回去？回去干什么？

李老汉 回去給我檢討！

李 妻 哟——說你胖，你就喘。給你一點顏色，就想開染房啦！

(唱) 芝麻綠豆小驢倌，擺出一副臭架子兒；

你要當了大隊長，看樣子，還能和我把婚離兒！

我就不給驢，看你能把我怎麼樣！(牽住系驢繩)

李老汉 咱們打鍋說鍋，摔盆論盆，你不要云里霧里胡扯！

你說，讓不讓牽走驢？

李 妻 瞪着兩隻眼和凶神一樣，你想吃人？我就是不給，

你还能把我扛着摆河里不成！

李老汉 真不给，假不给？

李 妻 怎么，你还想打人？

（二人正在争吵，幕后一阵自行车铃声。二人回头看。队长上。）

队 长 二位老人家，在大道上干什么？

李 妻 （抢说）队长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给俺评评理吧！

队 长 怎么，是吵架啦？

李 妻 队长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你说话，我从来都信，我也知道听你的话没错，我把事情的根梢讲给你听听，你来评评。

（唱）家有家法，铺有铺规，社员应当守规矩儿。

成立公社到今天儿，我是头次借毛驴儿，
他左难右刁难为人儿，硬说要队长批条子儿。

俺找你把条子批，他又藏起小黑驴儿。

又说这白驴有毛病，不让我今天走亲戚儿。

好话说了三千六，好说歹说不给驴儿，

一个萝卜一个窝儿，藏起黑驴骑白驴儿！

老东西跑来耍野蛮，瞪着两眼吹胡子儿。

叫俺回去作检讨，又说俺个人主义儿！

羊肉馒头没吃着，腥味反倒沾一身儿。

队长啊！我的好队长，你快给俺评评理儿。

李老汉 （唱）谁听你自敲锣鼓自亮嗓，大袄面你能说成夹袄里儿。

小黑驴去到社里运化肥，你硬说我藏起小黑驴儿；

小白驴身上磨破皮儿，空肚子没有吃东西儿。

你偷偷骑着走亲戚儿，还腆着老脸来说理儿！